

## 第一章 新婚日出意外

大紅的花轎在轎夫刻意地顛簸之下搖搖晃晃，劈里啪啦的鞭炮聲響徹街道兩旁。花轎裡，岑若黎一手扶著頭上沉得要命的鳳冠，一手撐著轎廂壁，勉強保持平衡。她，快被晃吐了！

「雲香……」

虛脫的聲音傳出，緊跟在花轎側邊的小丫鬟忙湊近花轎的小窗，「姑娘？怎麼了？」  
「還有多久才能到啊！」岑若黎崩潰不已，穿越前她暈車、暈船、暈飛機，現在又添了一個暈花轎！

「姑娘，再忍忍，已經瞧見平西侯府的大門了！」雲香朝自家姑娘打氣道。  
快到了？岑若黎一個激靈，陡然直起身子。來了！來了！她混吃等死的好日子就要來了！

昨天清早，岑若黎一睜眼就發現自己穿越到了這個不知名的古代時空，附身在一個為反抗婚姻而上吊自盡的孤女身上。

穿越這件事岑若黎的接受度極高，她對現代社會也沒什麼留戀，人生的目標就是能吃能睡，開心活著就好。

本來她也不想「屈服」於這樁盲婚啞嫁的親事，可她一打聽，這婚事竟是皇帝賜婚，除非死否則絕不可能更改！只好偃旗息鼓，在心裡給那位芳魂永逝的小姑娘道了歉，乖乖登上平西侯府迎親的花轎。

她要嫁的人便是這大晉朝平西侯府的世子——謝明琛！

「姑娘，到了。」雲香小聲的提醒。

岑若黎整了整衣冠，朝自己臉蛋上拍了幾下，將蓋頭蓋好，強打起精神。

「嫂子，請下轎吧。」

轎簾被掀起，一隻抓著紅綢的手伸了進來，卻不是今日的新郎。

岑若黎心中暗歎一聲。莫怪原身要自盡，換作這時代哪一個貴女能受得了這委屈？堂堂平西侯府，世代簪纓之家，能成為世子夫人本該是多少女子夢寐以求的事情，可這婚事能落在她這不起眼的、江南來的、無父無母、寄居外祖家的小小孤女身上，不就是因為平西侯世子謝明琛他——

殘疾、暴戾、還活不長嗎！

一樁沖喜的婚事，娘家又是這般微薄，岑若黎這個新娘當得還真是一點也沒有排場。

沒什麼猶豫，岑若黎抓住了紅綢的另一頭，被外面的人帶出了花轎。

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她既已決定奉旨成婚，背靠著侯府的家業安穩度日，就沒那麼多矯情。她性子佛系得很，只要日後做好應盡的本分，她這個捧著聖旨嫁進來的新媳，料想侯府虧待不了她！

牽著岑若黎下轎的是平西侯府二房的嫡長子謝明彥，面如冠玉，一表人才。

岑若黎剛一出來，就聽到周圍對謝明彥讚揚的低語，什麼「少年英才」，什麼「芝蘭玉樹」，什麼「學富五車」……還有人說，謝明彥一個尚未許婚的青年才俊竟要替自己那殘疾的從兄拜堂，真真是委屈了！

岑若黎撇撇嘴，她也委屈，可她不說。

跨過火盆，繞過幾進迴廊，岑若黎終於在禮堂裡站定。透過紅蓋頭，她隱隱約約瞧著座上坐了一排的人，正中的兩個中年男女衣著端莊貴重，臉上卻無多少喜色。他們……該就是平西侯和侯爺夫人了吧？岑若黎猜測著。

也是，自家兒子娶妻，拜堂的卻是侄子，能笑得出來才怪呢！

整個禮堂的氛圍有些怪怪的，熱鬧中偏偏透著些詭異的安靜。

早候在一旁的賓相見新娘進門，這才清清嗓子，準備走流程。

「不好了！世子發病了！」

一聲驚恐的尖叫平地炸起，一個丫鬟從門外跑進來，指著禮堂外的廂房，哆哆嗦嗦，四周登時譁然。

「咚」地一聲，上首的侯爺夫人倏地站起身來，抬步就朝廂房走去，連碰翻了身後婆子手裡的茶盤都不自知。

平西侯也顧不上滿屋的賓客，大步跟了上去。

賓客們愣怔片刻竟也紛紛站起身，緊隨其後，不知是真的擔憂，還是為了看熱鬧。

「姑娘……」雲香被這場面嚇得呆住，抓著岑若黎的胳膊不知所措。

自從岑若黎父母去世，就她們主僕二人相依為命，彼此作伴，早已是如親姊妹般的情誼。

岑若黎輕輕拍拍雲香的手安撫她的情緒，心裡也不免打鼓。

這場婚事名義上是奉旨成婚，可本質就是沖喜！若謝明琛死在今日，她不僅要背上個「剋夫」的罵名，平西侯府怕是也會遷怒她！

她的運氣就這麼背嗎？岑若黎不信，穿越這種事都能砸到她頭上，沒準兒她就是女主的命呢？

想到此，岑若黎心一橫，一把撩起蓋頭也朝廂房快步而去。

「姑娘！姑娘！萬萬不可啊……」雲香嚇了一跳，小跑著追她。

禮未成，自家姑娘就還是未嫁女，自個兒掀了蓋頭算是怎麼回事啊！

岑若黎哪裡顧得了這些，她撥開層層人群擠到廂房門口，定睛一望，只見屏風後隱隱約約透出個痛苦掙扎的人影，被人鉗制著依然不停地扭動，低聲嘶吼。

丫鬟婆子的驚叫、侯爺夫人的低泣、平西侯的歎息，全都清晰地落進門外無數雙眼睛和耳朵之中。

岑若黎一時心急，喊住一個正要進門的丫鬟，「哎，先把門關上啊！」

話音剛落，周遭猛地安靜下來，無數打量的、驚異的目光射向岑若黎，險些把她射穿成個篩子。

岑若黎心跳得厲害，面上卻絲毫不敢顯露，只直勾勾地看向屋裡的侯爺夫人。

被岑若黎一嗓子從悲傷情緒中吼回來的侯爺夫人這才發現，自己一時情急竟引來了無數的看客，恍然回神道：「愣著幹什麼，還不照做！」

幾個丫頭這才手忙腳亂地關門，圍觀的眾人看不到屋裡的情形，終於不再繼續擠。這時，旁邊走出個穿著喜慶的方臉貴婦朝眾人道：「哎呀，實在是慚愧，誰能想到琛兒會在這大喜的日子發病呢？吉時尚在，勞煩各位到前廳用膳吧。」她堆著

笑臉，「彥兒，替你從兄好生招待著！」

「是。」人群後的謝明彥走上前將客人們引了出去。

原來是謝明彥的母親，那就是侯府二房的夫人了，岑若黎心中記下。

貴婦這才轉過來，一臉激賞地看向岑若黎，「好個標緻又心細的人兒，這下琛兒有福氣了。」

岑若黎福了福身，算是見了禮。畢竟她還沒拜堂，算不得謝家人。

「啊——」

突然，屋裡又是一聲痛苦的低吼，岑若黎心中驟地就是一顫。

謝二夫人的雙眼立刻染上幾分心疼與可惜，輕聲道：「唉，好好的人，這叫什麼事啊！岑姑娘莫怕，琛兒也不是時常發狂，妳躲遠些，叫人來，不會傷著妳的。」

岑若黎並不害怕這個，穿越前，她為了照顧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母親，在醫院待過很長一段時間，母親去世後她又留在醫院做了義工，對於像謝明琛這樣的病患，她見過不少。

他們在發病時，意識往往半清醒半糊塗，知道自己在發病，卻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，甚至眼睜睜看著自己傷害身邊最親近的人也無能為力，越是如此，他們越是痛苦。

在她又一次被母親抓傷的晚上，母親趁她熟睡，爬上了醫院的天臺……

「琛兒！琛兒你看看娘啊！」侯爺夫人的哭聲傳來。

岑若黎心一軟，一跺腳，轉身推開門就衝了進去。

「哎？」守門的丫鬟嚇了一跳，阻攔不及。

岑若黎轉過屏風，混亂的一幕衝擊著她的眼與心臟，只見一個身長瘦削的年輕男子被幾個力壯的婆子死死壓在床榻上，頭冠歪斜，髮絲凌亂散於臉前，狼狽不堪。得病的人，有時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是病痛的折磨，而是找不回來的尊嚴。床上的人依舊在掙扎，半分沒有安靜下來，髮絲遮掩下的面色漸漸漲紅。

「住手！放開他！」

床上的婆子們抬眼望過來，手上的動作卻是不停，平西侯和侯爺夫人也投來狐疑的眼光。

岑若黎這才發覺自己情急之下忘了古代等級森嚴的禮數，可人命關天，她等不得了！

「侯爺夫人，快讓人放開世子吧，這樣壓著他會死的！」

現代醫院有鎮定劑，一針下去就能解決問題，可這裡沒有。若謝明琛一直被這般壓著，血液流通不暢，呼吸不順，保不准人還沒清醒就先沒氣了！

眾人聽罷，一時面面相覩——她們多年來都是這麼做的，怎麼偏偏岑若黎說不行？

倒是侯爺夫人聽見那「死」字就是一顫，再看岑若黎心急如焚的樣子不似作假，這才半信半疑地吩咐道：「妳們，把……世子扶起來。」

幾個婆子鬆開力道，將奮力掙扎的謝明琛扶起坐直。

岑若黎也顧不得多說，拎著喜服的裙襬，連鞋也未脫就跳上了床，她舉起拳頭，用了全身力氣，將凸起的指節朝謝明琛頸部、後脊的幾個大穴拚命按去。

不知按過幾個來回，岑若黎的右手已幾近酸沉，謝明琛掙扎的力度則逐漸小了下來。

「打盆溫水來，還有毛巾！」岑若黎說道。

「快去！」侯爺夫人見她真的有法子，雙眼重新燃起希望催促道。

岑若黎跳下床，轉到謝明琛的面前撥開他的頭髮，一張英朗俊美、稜角分明的臉，陡然映入她眼中，岑若黎呼吸不由得一滯。

高挺的鼻梁、眉骨、流暢的下頷線條、恰到好處的薄唇，還有因為蒼白的膚色而襯得越發深邃的五官，她還從未見過長得如此完美的男人。

即使謝明琛此刻緊閉雙眼，岑若黎依然能夠想像得到，他該是個劍眉星目、英武明朗的男子。

聽聞平西侯府世代將門，軍功赫赫，若世子無病，也該是個意氣風發、縱馬疆場的少年將軍吧？

「水來了！」

岑若黎的想像被打斷，她甩掉雜念，將毛巾浸濕，擦拭著謝明琛的臉頰與脖頸。

突然，床上的謝明琛猛地睜開雙眼，一把用力地抓住岑若黎的右手，那赤紅的雙目此刻正透著噬人的狠意，死死地盯住她。

岑若黎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，她甚至還聽到了身後幾人驚懼中倒吸涼氣！

「嘶——」鐵鉗一般的力度攥得岑若黎手腕生疼，她不敢叫痛，只是圓睜著杏眸，與謝明琛的眼神直直相對。

她清楚他不是故意的，也並非他所能控制。

「世子……」岑若黎帶著幾分忐忑，放柔聲線，「無礙的，不會疼了。讓我給你擦擦，好嗎？」

謝明琛沒有動，眼神中的狠意絲毫未減。

一旁的丫鬟婆子們都下意識躲遠了去，畢竟她們可是見過謝明琛發狂傷人。

可岑若黎敏銳地發現，謝明琛胸腔的起伏已沒有最初的那般劇烈，這讓她信心倍增，「世子，擦一擦會舒服些的，你相信我！」岑若黎露出堅定的眸光。「你已經沒事了，一會兒躺下好好睡一覺，睡醒之後就什麼都過去了……」

就在所有人屏息等待著謝明琛再次發狂的時候，謝明琛的手卻緩緩鬆開，慢慢垂在了身體一側。

岑若黎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，鬆了一口氣，帶著些鼓勵的笑意再次用毛巾撫上謝明琛的額頭，這一次，謝明琛前所未有的順從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謝明琛終於平靜睡去，岑若黎這才放心，一轉身，剛巧對上平西侯與侯爺夫人探究與驚訝的目光。

「侯爺、夫人。」岑若黎臉頰微赧，還沒嫁進來，就對人家的兒子上下其手，還真是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妳，會醫術？」侯爺夫人疑問道。她瞧著岑若黎的手法與當初替謝明琛治病的御醫有些相似。

岑若黎連忙搖頭，她哪裡會什麼醫術，不過是曾經在醫院學的罷了，當病人犯病，

護士尚未來打鎮定劑的時候她就用這一招。

「回夫人，小女子不會醫術，不過是未出閣時常替外祖母按摩，我只是覺得這樣能讓世子更舒服些。」岑若黎說得半真半假。「今日許是歪打正著，還是要大夫再仔細瞧瞧才是。」

侯爺夫人聽得一愣，半晌歎了口氣，「琛兒若肯讓人治病也不會……」

岑若黎並不意外，本該是天之驕子卻不良於行，苟延殘喘，任誰也會崩潰。

侯爺夫人看著微低著頭的岑若黎，清麗秀雅的容貌，小家碧玉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。

當初這門婚事定下時她還有些不滿意，如今再看，未嘗不是琛兒的福氣，畢竟她還從未見過琛兒生病後順從過誰，便是她這個當娘的也不行。

「若黎，今日之事是侯府虧待了妳。」侯爺夫人道。

岑若黎面上不顯，內心卻有些欣喜，侯爺夫人覺得虧欠她，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，都證明她今日的所作所為得到了婆婆的認可，她在侯府的日子也會舒暢輕鬆些。

「妳與琛兒雖未拜堂，畢竟已進了我侯府的門。琛兒情況特殊，有些禮數便也罷了。茯苓，」侯爺夫人叫來身邊的大丫頭，「將那副翡翠頭面和碧玉鐲取來。」茯苓轉去主院很快就取來了早就備好的禮。

「這本該是明日敬茶時給妳的，如今琛兒……現下給了妳，妳便是琛兒的妻子了。」侯爺夫人道。

岑若黎一喜，連忙跪下拜道：「兒媳見過父親、母親！」

侯爺夫人露出三分笑意，又朝床上關切地瞧了幾眼，這才與平西侯一起離開。

丫鬟婆子們浩浩蕩蕩走了一大片，只留下岑若黎身邊的雲香、林嬪嬪，還有謝明琛的乳母陳嬪嬪。

「老奴拜見世子夫人。」門一關，陳嬪嬪就要跪下。

世子的乳母抵得上半個主子，岑若黎哪裡能讓她跪，連忙讓雲香將她扶起，「嬪嬪客氣了，我與世子既是夫妻，便會像世子一般敬重嬪嬪。」

陳嬪嬪抹了一把老淚，「世子夫人剛進門就救了世子一命，老奴感激不盡！」

「這都是我應該做的。」岑若黎笑道。

「世子夫人心善，今後老奴一定忠心伺候世子和夫人！」陳嬪嬪表著忠心。

岑若黎當然不認為陳嬪嬪真的對自己忠心不二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她真心對謝明琛的基礎上，她當下露出幾分動容之色，說道：「多謝嬪嬪。」

客套話說完，該說正事了。

謝明琛成婚前身邊只有陳嬪嬪負責打理起居，如今岑若黎來了，她才是正經的女主人。

「世子夫人，攬楓榭一向只有小廝，等夫人得空，老奴去尋人牙子來，夫人再選些可心的丫頭。」陳嬪嬪道。

岑若黎點點頭，原主出身小門小戶，又是寄人籬下，身邊只有雲香一個丫頭，出嫁前外祖母才將身邊的林嬪嬪撥來給她陪嫁。

對於侯府的世子夫人來說，這配置著實寒磣了些，挑選丫鬟是遲早的事，既然陳

嬪嬪替她安排好了，岑若黎也不會推辭。

「世子夫人，其實剛剛侯爺夫人有些話不便說出口……」陳嬪嬪有些欲言又止。

「嬪嬪有話不妨直說。」岑若黎好奇道。

「那老奴便多嘴一回。」陳嬪嬪咬了咬牙，「想必世子夫人也聽說了，世子身子不好，自打七年前受傷落下殘疾，性情因此變得陰晴不定，甚至連過去很多事情都忘記了。世子雖諱疾忌醫，可侯爺、夫人沒少為此事掛心。成婚前，侯爺夫人特意問了曾給世子治過病的李御醫，他說……他說，以世子現在的身體，還不適宜……圓房。」陳嬪嬪老臉一紅。

岑若黎恍然大悟。原來是為這個。

殘疾、失憶、還偶爾發狂，這謝明琛也是個可憐人吶！至於不圓房……岑若黎簡直求之不得，莫說她還不能接受和一個陌生人醬醬釀釀，即便她接受，她還害怕生下個不健康的孩子。

「嬪嬪放心，我自是一切以世子的身體為先。」岑若黎一口答允。

陳嬪嬪放了心，見床上的謝明琛睡得正熟，天色已晚，她便出言告退。

人剛走，雲香和林嬪嬪的臉色就變了。

「我的姑娘啊，這可如何是好！」林嬪嬪是林老夫人陪嫁的丫鬟，岑若黎和岑若黎的母親都被她照看過，因此感情頗深，「早知世子是這樣，當日老夫人一定不會……」

「嬪嬪慎言！」岑若黎立時打斷她，「我已嫁進侯府，從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

岑若黎雖然昨天才穿來，可對前塵往事仍知曉清楚。

岑若黎的外祖林家乃江南有些名望的書香門第，只是近年來家中落魄，她的父親是個六品的地方小官，病死在任上沒一年，她母親也跟著去了。那時的岑若黎方才十歲，孤苦無依，便被疼愛外孫女的林老夫人帶回林家教養。

寄人籬下的日子不好過，舅母馬氏是個厲害人物，林老夫人想把岑若黎和林家二表哥林子升撮合在一塊兒，馬氏死活攔著不肯。

眼看岑若黎快要及笄，林老夫人知道林子升與她兩情相悅，打算越過馬氏直接拍板訂親，好巧不巧，林家在京城的遠房親戚竟出了個貴妃娘娘！連帶林家兩個老爺也平步青雲，升任京官。

林貴妃看中了年紀輕輕便中舉的林子升，與馬氏一拍即合，將林子升與周老翰林的嫡幼孫女定了親。

林老夫人沒辦法，又不肯委屈岑若黎，於是當林貴妃放出消息要拉攏平西侯府時，林老夫人眼疾手快將這潑天富貴給了她。

林家婆媳倆一門心思地鬥，卻忘了去想天上為什麼會掉餡餅，等林家帶著岑若黎上京備嫁，林老夫人一打聽，才知全京城都知道平西侯世子殘疾、暴戾、活不長，根本沒人敢嫁！

林老夫人好心辦壞事，自打進京便一病不起，原來的岑若黎也一個想不開，投繩自盡。若不是岑若黎穿越而來，此時林家不僅要大辦喪事，恐怕還要在皇帝和貴妃跟前領一個大不是。

她知道，不管是林嬤嬤，還是林老夫人，抑或是雲香，都覺得她受了莫大的委屈。但她想得開，事已至此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沒準兒能柳暗花明呢？

「可是姑娘，剛剛陳嬤嬤那意思不就是讓姑娘妳……守活寡？」林嬤嬤心中更加忿忿。

世子活不長就罷了，若哪天世子死了，姑娘又沒個孩子傍身，不知要遭什麼罪呢！岑若黎自己不在意，卻還要安慰林嬤嬤，「哪能呢，等世子身子好些，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」

打發走了林嬤嬤和雲香，岑若黎這才脫了外衣，躺在床上。

房間的花燭發出忽明忽暗的光芒，岑若黎側身支著頭，靜靜打量著謝明琛的睡顏。或許，在今後或長或短的枯燥日子裡，日日對著這樣一張臉她的心情會更好一些。

「以後，我們可就算是室友咯。」岑若黎玩笑開口，「……謝明琛，我還是希望你能活得長一些……」

夜更深，岑若黎沉沉入睡，未曾發現，身側一雙清亮如星辰的眼眸悄然睜開……

「世子夫人……」

一聲輕喚打斷了岑若黎的美夢，她口中不自覺嚙嚙兩聲，拱了拱腦袋，想要再貼緊幾分柔軟的枕頭，彷彿這樣就能逃避最痛苦的起床。

只是不知道為什麼，今天的「枕頭」有些不夠軟，形狀似乎也奇奇怪怪的……

然而瞌睡中的岑若黎並沒有想太多，反而伸出胳膊想將「枕頭」摟得再緊一些，可摟了兩下，「枕頭」竟紋絲不動！

一股起床氣倏地冒出來，岑若黎忿忿睜開眼，倒要看看是何方「枕頭」敢與她作對！

「你……」一抬頭對上一雙陌生又好看的眼睛。

男人？哪來的男人？哦對了，她穿越了，還成了親！那她的「枕頭」自然就是——她的夫君，世子謝明琛！

「世子！對不住！我、我不是故意的！」

岑若黎瞬間就像觸電一般彈起來，一骨碌跳下了床，繼而偷眼瞧著謝明琛的反應。此刻的謝明琛半躺著倚在床頭，臉色似比昨晚紅潤了些，腰上的衣服皺巴巴的，不用說自然是她的「傑作」。

慣常被視為凶神惡煞的謝明琛反倒是一臉平靜，表情沒有絲毫的波動，從鼻腔裡發出一聲，「嗯。」

嗯？岑若黎一呆，就這樣？

她細細打量著謝明琛，見他的神情如常，眼睛裡也沒有昨晚的瘋狂與混沌，反而很是清明，看來謝明琛如今是正常的。

岑若黎放下心，昨晚陳嬤嬤說過，清醒時的謝明琛話很少，因為殘疾、失憶的緣故不喜見人，整個人都很清冷。如今一看，果然如此。

「呃……」岑若黎撓撓頭，打破略顯尷尬的氣氛。「那個，我是岑若黎，昨天、

昨天來的，你、你好。」

謝明琛垂下眼，濃密的長睫遮住眼睛，幾不可察地點了下頭。

岑若黎無話可說了。

「世子，世子夫人，可要起身更衣？」林嬪嬪的聲音從屏風外傳來拯救了一室的尷尬。

岑若黎忙不迭點頭，「可以！可以！」

腳步聲起，林嬪嬪和雲香走進來，身後還跟著幾個丫頭。

「陳嬪嬪說，她們是侯爺夫人院子裡的，暫時在這邊伺候。」雲香過來給岑若黎穿衣。

「暫時？」岑若黎覺得奇怪。

「聽說是侯爺夫人吩咐的，等您選好了人，她們就回去。」雲香小聲道。

沒想到侯爺夫人思慮如此細緻，想必是怕自己誤會她往攬楓榭裡塞人？想到昨日與侯爺夫人簡單的交談，岑若黎覺得，侯爺夫人應該是個很好相與的婆婆。

另一邊，幾個丫鬟幫著謝明琛梳洗好，扶著他坐到輪椅上。

雖說昨日侯爺夫人顧忌世子身體免了今早的敬茶，可現在謝明琛既然清醒了，禮數就不能免。

「世子，可是要去向父親、母親問安？」岑若黎轉頭，試探著看向謝明琛。

謝明琛抬眼看過來，面無表情地朝她點了點頭。

丫鬟推著謝明琛，岑若黎落後半步，一行人出了院子，朝侯爺夫人的清音閣而去。

尚未到院門前，就看見陳嬪嬪從裡面匆匆走出，看到他們驚訝了一瞬，臉上閃過

些慌張，岑若黎心中突地升起不好的預感。

「世子，世子夫人。」陳嬪嬪上前見禮，眼神有點躲閃。

岑若黎雖好奇卻不多問，只道：「世子與我來給母親請安，不知母親可起身了？」

陳嬪嬪猶猶豫豫，「侯爺夫人……確是起了，只是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只聽偏房傳來一聲瓷器墜地碎裂的巨響，隨即響起侯爺夫人的怒

吼——

「讓她滾！」

岑若黎不禁打了個寒顫。她實在難以將這聲音和昨日端莊優雅、美麗高貴的侯爺夫人聯繫起來，莫非出了什麼大事？

岑若黎轉頭去看謝明琛，他的眸光也染上了擔憂。

見她帶著詢問看過來，謝明琛嘴唇微動，第一次主動開了口，「去看看。」

丫鬟不敢違逆，當即推起輪椅，岑若黎趕忙跟上。

清音閣的偏房內此時已是一片狼藉，憤怒的侯爺夫人站在桌邊，脚下是一灘碎裂的瓷片。

平西侯陰沉著臉色站在窗口，眼神向外望著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這些都不算什麼，真正讓岑若黎驚嚇的，是屋中的床榻上一個衣衫不整的女人正擁著錦被，見有人進來立刻畏懼地低頭，朝床裡縮去。

這該不會是……侯爺夫人的捉姦現場？

現在溜還來得及嗎？岑若黎腳尖下意識轉了個方向，然而已經晚了。

平西侯的目光突然回轉，落在她身上，臉色越發黑沉，「誰讓你們進來的！」

平西侯不愧是習武之人，一聲詰問怒中帶威十分有震懾力。

沒等岑若黎解釋，侯爺夫人卻先開了口，「你大聲什麼？現在知道丟臉了？琛兒來了又如何？就讓他看看你這為人父者，是怎麼為老不尊的！」

「妳！」平西侯氣結，「妳荒唐！」

「我荒唐？」侯爺夫人氣笑了，「謝書淮，誰能比得過你荒唐？琛兒新婚之夜發病，我擔驚受怕一夜難眠，可你呢？在自己兒子的婚宴後，在我的清音閣裡一夜風流。你是想打誰的臉？我的？還是琛兒的？」

「我……」平西侯謝書淮張口想解釋，卻又不知從何解釋。

侯爺夫人見他如此更當他是心虛，臉上怒容更盛，指著床上的女人，語氣裡平添了些悲切，「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碰她，你明知道、你明知道……你還在琛兒大婚的時候這麼做，你就那麼忍不住，就非得是昨夜嗎？」說到最後，侯爺夫人已帶了哭腔。

岑若黎低下頭，斂去眼底的驚詫，這話裡的意思，恐怕別有隱情啊！

果然，侯爺夫人的話說完，謝書淮半晌都沒有開口，整個人的神色灰暗下來，似乎有什麼話在心裡盤旋著，偏偏又不能說出來。

「阿如……」謝書淮斂了語氣，叫出侯爺夫人的閨名，帶著些哀戚。

可侯爺夫人並不領情，眼神已染上些瘋狂，語調尖利起來，「你不要這樣叫我！你不配！」

岑若黎聽說過一句話，越是帶刺的人內心越隱藏著莫大的悲傷，或許侯爺夫人此時此刻就是這樣。

雖說古代三妻四妾實屬正常，可又有哪一個女人真的能毫無芥蒂地與別人分享丈夫，尤其還是在昨晚那樣的情況下！

眼下這事，怕是不好收場啊！